

何为“被立王”

今年6月26日,《明镜》专刊以“主神教”和它的“教主”为专题揭露“主神教”邪教组织的文章,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。不少读者在了解了“主神教”的来龙去脉及对社会的危害后,也对与其有渊源关

系的“被立王”予以关注。已经伏法的“主神教”创立者刘家国曾经是“被立王”邪教的一名骨干分子,因之,读者希望能将“被立王”的有关情况作一介绍,以便识别。而我们在平时所接触的一些案例中也发现,虽然“被立

王”邪教组织的创立者吴扬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依法判处极刑,该组织也随之土崩瓦解,但近两年又有活动迹象。为提高人们有效防范这一邪教组织的警惕性,我们编发了这组报道,以期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。

【案例选编】

“被立王”把我害惨了

我叫周秀华(化名),初中时因患了严重的肾炎辍学在家休养。1994年11月的一天,我倚在门前晒太阳,两个外乡人和我搭讪,并对我说:“你这身子惟有真神才救得了!”我激动又好奇,第二天就跟着她们到了邻村一个废弃的教堂里。她们先给我起了一个“灵名”,然后叫我跪下发誓“永不背叛教主”,后来又给了我一些小册子。

从那以后,我按规定每天5点起床祷告,背诵小册子;每周参加聚会。一段时间后,我好像感到不那么慵懒无力了,浮肿好像也消退了一些,我天真地以为这是“真神”给予我的“福报”。所以,参加聚会等各种活动更积极了。

1996年1月,在村委会宣传栏,我才知道“被立王”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组织,“教主”吴扬明已被枪决,这让我有点后怕。那年,母亲打听到了治我病的偏方,我的肾炎也渐渐痊愈了。后来,我在工厂打工认识了我的丈夫,结婚,生子,还买了房,小日子过得充实而安宁。

然而,2007年8月初,先前的一个“奉差”又找到我,叫我再次“入教”。我表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,不愿再参加他们的活动。“奉差”指责我忘恩负义,说我必将受到神的重罚,全家都要遭难!在她的软硬兼施和不断蛊惑下,我动摇了。

再次“入教”后,我开始忙于奔波“为民众造福”的大事,完全迷失了本性。在“奉差”的唆使下,我偷偷拿出家里的钱复印了几千份非法宣传品,带着一群信徒到闹市区散发,向行人宣扬“世界末日即将来临”,被公安部门抓获教育后仍然执迷不悟。

2009年春节,父母打电话催我们回娘家过年。我因与“奉差”商定趁节日搞“传福音”活动而不愿去,丈夫很生气,硬将我拉到了父母家。我愤愤然端着碗饭独自在灶间吃年夜饭,母亲几乎用求我的口吻叫我上桌子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,我却瞪着眼睛说:“我们规定不能和‘外帮人’同桌吃饭同床睡觉。”患有高血压的母亲见此情景竟猝然昏倒,不省人事。母亲中风后,父亲既要服侍半身不遂的老伴,又要担忧我,心力交瘁,于2010年初突发脑溢血去世,弥留之际还念叨着我的名字。

父亲的去世,令我震惊。我为“被立王”组织竭尽心力,不但母亲重病,父亲去世,就连我自己痊愈多年的肾炎也复发了,家庭生活也是一团糟。这就是“被立王”带给我的“福报”吗?

被“被立王”缠上的噩梦

我叫王艳(化名),家在上海郊区。1993年11月,村里来了一个自称基督徒的女子,她一见就夸我似仙女,说我与神有很深的渊源,是“真神”派她来找我的。她的话令我惊喜和神往,一扫之前为生在农家、大学落榜的沮丧。后来,她给我灌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言论:“天堂的主宰是‘被立王’,父王才是唯一真神……”,还给了我几本油印小册子,里面多有“蒙召”的描绘:“神召选你们,是洁净你们,保护你们。”当时,我对这一切很新奇,整个人处在高度亢奋中。

1994年春节前,“奉差”说上面挑选“蒙召”者,要带我去见“父王”。大年三十,我偷偷跑出村子,第一次离开了家乡。火车行至安徽芜湖,“奉差”突然说让我跟她先去“开荒”。于是,我便跟着她开始奔波于那一带的偏僻乡村。

在这一年多时间里,我三次前去“蒙召”。第一次,到了目的地后在门外等候“召见”,但不知什么原因,会没开完“父王”就匆匆离开了。第二次,到了约定场所,方知临时改了地点,因离得远没能赶过去。第三次,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,那天异常闷热。因一路颠簸我呕吐不止。但那次我仍没选上,出来后“奉差”对我的态度急转直下。听说那天被选中的女孩,“父王”很喜欢,让她陪伴在身边,已直升为“权柄”了。

又快到春节时,传来“被立王”被抓的消息,“奉差”无心传道,丢下我和两个新入教的女孩不知去向。那年春节,寒潮侵袭,我们又冷又饿,哆嗦着挤在桥洞里取暖。她们俩先后都回家了。我没钱买车票,也不敢擅自离开,一路乞讨来到蚌埠,在一家小饭馆打工,边打听消息。第二年初,得知“被立王”被枪决后,我才放下心,准备回家。但苦于没钱买票,只好行乞,直到1996年8月才回到家。这时的我蓬头垢面,衣服破旧不堪,前来开门的父亲都没认出我。后来,我慢慢平复了情绪,开始工作,并和同学正式谈恋爱,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

然而,“被立王”居然又缠上了我。2007年9月,我在家附近又遇到了那个“奉差”,她劝我:“父王即将重新道成肉身复活于人间了,我们要用崭新的姿态迎接他。”又威胁我:“你是向教主许过愿的,半途而废会受到神的重罚,你的全家都要遭难!”我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她。

“奉差”发现我有男友,就说:“你在‘神’的国度里已有了名了,不可以再结婚。”还编造散布我与“被立王”睡过觉的谣言,坏我名声。最终,恋爱三年多的男友和我分手。之后,我破罐子破摔,整天参加邪教活动,以此来麻痹自己。

那时的我完全迷失了自己,四处“传福音”,散布谣言,还把准备给父亲手术的3万元作为“奉献金”交了出去。直到2009年我受到法律制裁后,才彻底清醒。然而,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年,就这样被邪教毁掉了!



千万不要迷醉于邪教给你的种种“好处”,而让虚荣心蒙蔽了自己的心灵。邪教的“好处”就如这蛇蝎心肠一般,真的戴在了你的头上,它就会像毒蛇一样紧紧将你缠住,从此噩梦不断,轻则丢魂丧魄,重则家破人亡。 李京毅 作

本版内容除署名外,均由陕敏、海云据凯风网及本刊资料室资料编辑整理。

吴扬明和他的邪教王国“被立王”

“被立王”是一个名叫吴扬明的人创立的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。

吴扬明,安徽省颍上县农民,1944年生,初中文化。1979年开始信奉基督教,1983年“呼喊派”邪教组织传入我国大陆时,加入“呼喊派”,期间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。1987年被依法判处一年徒刑。

1988年,吴扬明刑满出狱,发现自己原在“呼喊派”中的位置早已旁落,于是便决定自立门户。他歪曲利用《圣经·路加福音》中“被立”一词,自称“被立王”,创立“被立王”组织。宣称“世界末日就要到来,只有信‘被立王’才能得救;若不信就要受惩罚,遭到屠杀”,以此蛊惑、胁迫群众特别是基督徒以及原“呼喊派”邪教人员加入该组织,发展信徒数万人,骗取信徒的“奉献款”数十万元,还利用诱骗和胁迫的手段奸淫妇女和幼女数十人。1995年12月29日,安徽省蚌埠市中院以强奸罪判处邪教组织“被立王”首犯吴扬明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吴扬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

“被立王”的形成

1988年底,吴扬明刑满释放后,由于当地“呼喊派”骨干分子把持了“呼喊派”组织的领导权,吴扬明等人窜至河南省固始、鲁山等地串联,从河南“呼喊派”骨干手中得到一些“呼喊派”宣传品。回安徽以后,吴扬明根据《圣经·路加福音》中有一句“被立”的说法,歪曲解释,自封“被立王”。宣称“现在没有耶稣了,神要借着人讲话传道”,他在传“教”时把《圣经》中“耶稣”二字换成“被立王”。吴首先在阜阳地区的颍上等地发展信徒,后又以阜阳为据点,派“奉差”到各地传“教”。从1991年10月至1995年,“被立王”在全国20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(包括台湾)建立了数百个分支机构和非法聚会点。

“被立王”信徒奉吴扬明为“父王”。1993年7月,吴扬明在组织内设置了16个权柄,依次是:主母、精金、珍珠、真诚、奉献、玫瑰、盼望、开心、新心、良善、蓝宝石、献身、专心、巧妙、颂扬、常青。他们全部经吴扬明“蒙召”——即与吴扬明发生过性关系的女青年,死心塌地为吴扬明卖命。16权柄下设“奉差”,主要任务是外出“做工”(传“教”)、发展成员、建立新点。“被立王”为“奉差”统一购买衣物,外出“做工”时还统一发给生活费。“奉差”分成两人一组(一人是“代权人”,即负责人,另一人是“服权人”,帮助“代权人”工作)。他们把外出建立新据点,称“开荒”。“开荒”的人定期回总部汇报。条件成熟地区,可从教徒中再选出新的“代权人”层层向下发展。由此,“被立王”形成了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架构的能够向外快速蔓

延的邪教组织。

“被立王”的“王法”

邪教教主,为了达到对信徒精神控制的目的,无一例外地自封为神,或自我吹嘘有无所不能的“大神通”。吴扬明也是这样,他自称“耶稣再世”,受耶稣之托来救世,叫“被立王”。

为神化自己,吴扬明规定信徒“三不准”:不准进教堂、不准做礼拜、不准唱赞美诗,只能一心一意祈祷“被立王”的名字。聚会时,他们将吴扬明写的荒谬歌词,配上地方小调和流行歌曲曲调,作为赞美词教唱。要求信徒人人会诵会唱,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不会唱、不会背,就要罚站、罚跑,直至背出、会唱为止。

“被立王”规定入教信徒都要另起一个“灵名”(即代表灵魂的名字),相互交往和接触时不用真名实姓。吴扬明还为信徒定下四条戒律:(1)早晨5点起床,祷告半小时或1小时。(2)每天吃两顿饭,最多两个菜,不能和家人一起吃;只能喝白开水;禁吃零食、水果;不准穿紧身衣、擦粉描眉;不准坐兄弟的车,不准在夫妻间内室休息等。(3)不准看电视,自己衣服自己洗。(4)每5天或7天和信徒“交通”(开会)一次,但必须在暗中进行。除此之外,教内还保持着浓厚的封建色彩,下级见了上一级必须跪拜认罪。据南方某地信教群众揭露,他们村里曾来过两位年轻女子,自称是奉“被立王”之命来传教。聚会时,年轻女子高高地坐在椅子上,在场的信徒都要向她跪拜,然后恭恭敬敬地听她说话。

“被立王”聚会一般都在偏僻的地方,且多在晚上进行。信徒之间不准互问对方的姓名、地址,说话时要以灵名相称。平时信徒之间实行单线联络,不准随便串联。新“蒙召”者外出必须有人跟随监视,还要着统一的服装以便辨认。吴扬明还立下规定,教内只有职位高低之分,而无父母子女的区别,对不信此教的人,一概称其为“外帮人”,即使是至爱亲朋,骨肉亲人,也要视如陌路。在“被立王”信徒的眼中,那些不信奉“被立王”的人是魔鬼,是恶人,是要下地狱的。

“被立王”的教义

“被立王”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教义,吴扬明在传教中讲得最多、最起劲的,就是“世界末日”论。

“被立王”传教的重点在经济、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农村。那里的人们急于摆脱贫困,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,生活从此有所改变,而且知识水平低,见识少,对邪教的歪理邪说更是缺少提防。吴扬明正是抓住了这种特点,他在传教时反复强调“世界末日即将来临”,“我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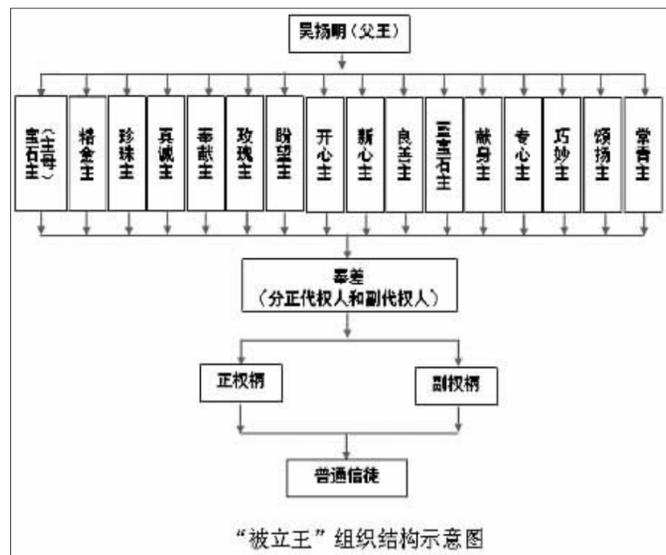
预告你们,2000年是世界的末日,到时人要死去三分之一。信‘被立王’的可以消灾免难,不信的都要死,都要下地狱。”耸人听闻的恐怖语言吓得不少人加入了“被立王”。一时间,“被立王”犹如瘟疫一样,在一些贫困地区蔓延开来。

“被立王”还煽动群众对社会、对政府不满。他们说,地球毁灭之时,也就是改朝换代之日,“被立王”将掌权为王。1994年7月,彗星与木星相撞,这一天文奇观本属自然现象,“被立王”却乘机说什么“这是地球毁灭的预兆”,鼓动信徒抓紧时间,积极传教,拯救灵魂,用“被立”精神建立“神国”大业。一些不明真相的信徒,到处散发所谓的“公开信”,宣传“先知预言,末日预兆”,威胁广大群众要“彻底悔改,归顺上帝”。

“被立王”的“蒙召”

以耶稣再世、“被立王”自居的吴扬明,吹嘘自己是“神体”,并编造种种理由,对女教徒进行身心摧残。他将“蒙召”解释为年轻女教徒心甘情愿把身心交给神(即吴扬明本人),声称只有与“神体”发生关系才能“蒙召”得救;将“见证”解释为其他女教徒观看他与被“蒙召”的女教徒搞性关系。吴扬明白天吃补品,晚上摧残女性,仅徐州一地,就有七八十人之多,其中最小的才12岁。此外,还有母女、姐妹同被吴扬明诱奸的。

一名16岁的女孩,这样回忆她被“蒙召”的过程:我是在大姐家里见到四姐的,四姐就对我讲信“被立王”的好处,从此我就跟着她们去传教。1993年8月,我跟四姐、“常青”、“赐福”共4个人去徐州。



当事人追述“被立王”罪恶

凯风网日前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泣血诉邪恶 警钟常在耳》的文章,该文作者走访了江苏省响水县部分当年的当事人,追述“被立王”的罪恶行径。现将该文摘编如下:

高某某(退休干部):1993年9月至1995年9月,“被立王”信徒到我县宣扬“被立王”,当时有500多村民听信了他们的谎言,我县的宗教秩序,特别是基督教的秩序因此受到破坏,群众的生产、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,少数“被立王”信徒生活

在精神恍惚之中,有的有田不种,有的有家不归,有的认为“世界末日”就要来临,变卖了家产。

邵某某(公务员):“被立王”邪教组织不断制造各种谣言邪说,蛊惑、欺骗群众,引起了一些群众的恐慌。更令人痛心的是,不少信徒听信谣言,让小孩辍学信教,从我接触到的情况看,至少有上百户人家小孩辍学,可怜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此断送了前程。“被立王”邪教组织给信教群众及其家庭、社会造成的伤害和影响至今没有消除,有的人将伴随痛苦走完一生。

戴某某(村民):1994年4月,我老婆患上了轻度忧郁症,经调治,病情基本稳定了。可就在我外出打工期间,村里的邪教信徒缠着我老婆,要她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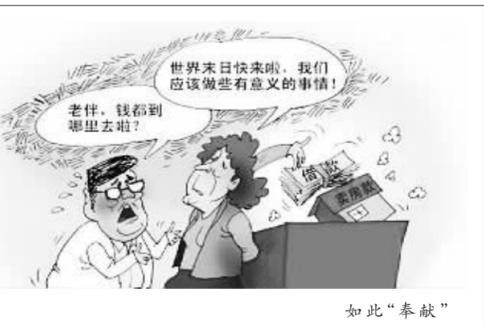
入“被立王”教,并说“只要跟着‘被立王’,一切病都会自动消除”。老婆对我说:“这些人不像人不像鬼总是吓唬我,我真不想看见她们,叫她们以后不要到我家来了。”当时我也没多想,还劝老婆:“人家替你做祷告也是为你好,你要有信心。”第二天,我刚从家里出来,这伙邪教徒又跑到我家去了,一会祷告、一会训话、一会嚎唱,几番折腾过后,我老婆吓得精神失常。中午当我回家吃饭时,见老婆已悬梁自尽了……这件事尽管过去十多年了,可是每次提起它,我的心还像刀割一样难过,“被立王”是十足的邪教,他害得我家人亡……(陈述随着哽咽中断)

纪某某(“被立王”邪教骨干成员):提起当年的事情,我万分痛悔。信了两年“被立王”,不但一无所获,还让我失去了两位亲人。小孙子来福刚好三岁,那天我一个人在家抄传单,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来福掉进路边沟里去了,让我赶紧救人。我一听,认为是神在召唤我的孙子,头也没抬说:别着急,一切自有神来安排。邻居没法又去喊旁人去救,结果耽误了时间……另一个

就是我的儿媳顾文美,她原来跟我儿子在外做工,因为色盲认不出红绿灯,过马路不安全就回来了。我认为有“神”保佑了,就劝她还出去做工。结果,刚到无锡就被车撞死了。

管某某(曾任“被立王”邪教组织代权人):“被立王”散布“灾难快来了,钱、粮放在家里不可靠,只有放在‘天国’才保险。一份捐献可得10倍回报”。我信了“被立王”后,认为反正要去“天国”了,盖房子也没用,就把一万多元的建筑材料变卖了二千块钱,并把钱都献给了“被立王”。后来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了。直到现在我们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好转,我恨死“被立王”了。

娄某某(村民):我妻子是在我外出打工期间参加“被立王”的。那时候她整天有家不归,也不关心小孩学习和生活,并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两万多块钱糟了个精光。为此,我们吵闹打骂成了家常便饭,最后我迫不得已提出了离婚。类似的不止我只一家,邻村的蒋运禄就是因为老婆信“被立王”屡教不改,常常争吵受气,最后喝农药死了。



如此“奉献”